



站在北大红楼一层的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工作处“新闻纸阅览室”，第一感觉是这里整洁而简约，桌子、报架、椅子破旧到有寒酸。百年前的堂堂国立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的资深研究员告诉我，毛泽东在红楼办公地点并非只此一处。红楼一层东头的图书馆主任室的外间，也是毛泽东曾工作过的地方。毛泽东在此帮助李大钊整理材料虽然时间短暂，由于近距离接触，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特殊的。

此外，毛泽东在红楼的数个教室听过讲座、开过研讨会……可以说在红楼多处可以寻觅到毛泽东的足迹。我们仿佛看到，青年毛泽东在这里孜孜不倦阅读的身影。

1918年8月，酷热的湖南长沙。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带着他们湖南新民学会的十来名青年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同行的这些学子，大部分是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

对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记忆深刻，他曾经回忆说：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平学法语，我协助组织了那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

说来也很有意思，毛泽东虽然组织了去法国的勤工俭学，但是他自己没有去。为什么没有去呢？人们有过不少的猜测或者推测，有的说是因为语言问题，有的说因为百元大洋赴法船票问题，还有的说是因为他的母亲在生病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但是在毛泽东的回忆当中，我们看到，他主要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做出这一决定的。他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那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后来，他还和已经留法的学生、同志有过通信联系，通信联系当中他也曾经说了他为什么不去留学的问题。

“你晓得天下的黄河几十道湾/几十道湾上几十几条船/几十条船上几十根杆/几十个梢公鸣把船来搬……”还有比这更为荡气回肠、激动人心的信天游吗？也许会有，但在我的意识里，却总以为这曲《天下黄河几十道湾》的信天游，是最撼动人心，是最具英雄气概的那一曲。

从地理意义上看，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处的约古宗列盆地，在盆地的西南部，有一个面积不到四平方米的小泉，澄澈的泉水，翻着清亮亮的水花涌流，黄河的源头由此发生，先还轻盈缱绻，渐渐雄壮浩荡，一路波涛汹涌，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挟沙裹泥。流经晋陕大峡谷时，因为两岸山势的雕琢，放浪出一道道幽深的河湾，乾坤湾该是其最为绮丽的一道。

曾经给予我文学灵感的陕北吸引着我，我总想以一部长篇小说来报答。但哪里是我着墨的始发地呢？当然是延川县的乾坤湾了。

再次来到这里，晚饭过后绕着黄河的乾坤湾走去，遇见了一位捉蝎子的人。如他来捉蝎子，是为了一位老人疾疫，而那位老人居然还是一位老八路。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与之约好，想要拜访那位老人。可捉蝎子的人告诉我，老人住在延安市里的“八一敬老院”呢。

我记下了那位需要蝎子疗疾的老红军，想着有机会时，一定要去拜访他。是夜我住在黄河边上，听着黄河的流水声，睡得踏实极了，不过睡梦中似还听到了一曲名叫《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的信天游……最初，我是从一位白姓老汉嘴里听到的，我把这曲信天游从他嘴里也学唱下来了：

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三月里桃花满山红，/世上男人就爱女人。后来我游历在陕北的山山梁梁、沟沟峁峁里，总有认识如白姓老汉一样的人。譬如米脂县的杨家沟，有个与我的家乡扶风县名字一样的镇子，即扶风镇。一次采风到了那里，我遇到了另一位老人，我们从“扶风”两个字说起来，说得开心时，他吼唱出了白姓老人所唱信天游的后一段：天上的星星排对对/人人都有个干妹妹/骑上那个骆驼头头高/人里头就数上咱二人好

这位老人唱了这曲信天游的后一段后告诉我，这里的扶风镇，确与关中原的扶风县血脉

他说：如果要想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的地盘，关于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以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这是毛泽东自己的回答。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不去出国留学，不去勤工俭学，是因为他认为无论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民族，还是对于他本人，都是留在国内更有利。

写到这里，闪过我脑海里的毛泽东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的身影，是在灯下撰写《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专著。哪一篇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军情的鸿篇巨制？

北大红楼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一定是十分深刻的。他曾经回忆说：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在他同学的回忆中，最可笑的是他们来北京的一帮年轻人中，能穿得像点样的外套只有一件，所以谁出门的时候谁就穿。好几个人轮流穿过……

毛泽东也曾经说过：北平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北平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这时，他们原来在师范学校教伦理课的教师杨昌济，已经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毛泽东是他的得意门生，他帮助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工作，推荐介绍给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站在北大红楼面前，听讲解员讲述，李大钊聘毛泽东担任了图书馆助理员，这个助理员一个月能拿到的薪水是8块大洋，在年轻的毛泽东看来这是一笔不小的钱，对于他解决眼前的吃住问题应该是给予了很大帮助。

1918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走进了刚刚建成不久的崭新的国立北京大学的红楼，走进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面对彬彬有礼且又不失教授风范的李大钊，从湖南韶山走出的毛泽东难免有几分局促。他们究竟是怎么谈话的并没

有留下文字记载。但是，这次见面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邂逅。

毛泽东后来说，他在北大红楼，见到了“真正的老师李大钊”。李大钊也曾经说，毛泽东是湖南青年学生领袖，这个说法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再次来京时所说。

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指导毛泽东接触到了不少关于图书馆业务上的工作，使他有了能够看到各种最新的书刊的机会。在他管理的日报阅览室，有15种中外文报纸，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很难得。这些报纸使毛泽东眼界大开，接触到了很多在湖南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帮助李大钊整理有关图书馆的资料时，有机会讨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北大红楼里毛泽东的身影

□董保存

在北大红楼，毛泽东旁听了北京大学一些课程，参加了好几个社团，比如哲学研究会、新闻学会。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接触到了各色人等，比如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后来在陕北的窑洞里，他对斯诺说，由于我当时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的领导者，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应该说抱着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有一次胡适教授在北大红楼讲演，讲演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想提一个问题，当时围在胡适身边的有很多人，所以毛泽东提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胡适的回答。

毛泽东回忆说，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那里认识了一些同学，比如陈公博，比如谭平山，后来他们这些人虽然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强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可是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这就让我们想起，在毛泽东留下的手稿当中，有上百篇是他用毛笔、甚至铅笔为新华社、《解放日报》等写下的新闻稿，他的这些新闻稿，在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用三篇新闻稿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进攻石家庄的阴谋，“三篇雄文退敌兵”。其中的新闻功底可见一斑。

在这段时间里，因为要组织湖南的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毛泽东还有机会到设在北京长辛店的留法预备班学习。还到过河北省保定的蠡县等地进行过考察，安排湖南籍准备勤工俭学的同学在那里去补习日文等等，因此他也接触到了一些原来在湖南很难接触到的人和事。

在北大红楼，在青年毛泽东人生当中还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在这里认识并且爱上了恩师的女儿杨开慧。

这里我们要多说一句，杨昌济先生对于毛泽

东来说可以称之为恩师。我们常说“知遇之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杨昌济先生就非常欣赏这位学生。毛泽东在一师毕业之后，给杨先生写信，希望先生能在北京找找出路。在毛泽东没来北京之前，杨昌济先生几次让先期到京的，也是新民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催促毛泽东尽快来京，一是商讨有关赴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二是杨先生还希望毛泽东能够进北大读书。虽然后来因为学历问题不能够进入北大，杨先生又把毛泽东推荐给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直至后来为了解决这一批湖南留法学生的路费问题，杨昌济先生抱病给在上海的章士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

北大红楼里毛泽东的身影

□董保存

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毛泽东等拿着这封信，找到章士钊为这批赴海外学子筹得两万大洋的旅费。这就引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每年用自己的稿费给章士钊还款两千元钱的佳话。

关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寒风当中，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的演说时，热情洋溢地告诉人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喊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讲演的听众当中，就有从北大红楼赶来的25岁的毛泽东。

在李大钊的引领下，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毛泽东相继阅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十月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在和斯诺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颇带感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1919年的严冬，毛泽东再次乘坐火车来到北京，这次和他一路同行，顶风冒雪来北京的，是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公民代表团的成员。

百年前的“驱张运动”起因是，1918年3月军阀张敬尧到湖南主政后，实施暴政，搞得三湘四水民怨沸腾，湖南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各界自发组成了驱张运动联合代表团。他们赴京请愿，向当时的总理衙门递交湖南人民的请愿书。

到达北京之后，他们住进了皇城根一个神秘寺院福佑寺。毛泽东一进福佑寺就开展了紧张的工作，迅速成立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毛泽东自任社长。他带领编辑撰写油印了揭露湖南军阀张敬尧罪恶的宣言和驱张的消息，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福佑寺的灯光经常亮到黎明。在后配殿，烧香的案子就是他们的桌子，搭起的木板就是他们休



黄河有道乾坤湾

□吴克敬

相承，是一家人哩。明末清初，他们为躲祸乱，从故乡扶风县来到这里，开辟了这里的扶风镇。老人家这么说了后，加重了语气，还说了这样两个字——“道道”。

老人家说：人这一辈子，是要讲道道的。老人家说：就像信天游里唱的那样，人爱人，就是道道。

我在陕北的山山梁梁上走，在陕北的沟沟峁峁里翻，走了许多山沟，翻了许多梁梁，见了许多人，在与他们的交谈中，不断地累积着“道道”两个字，到最后，我终于相信，陕北的语言体系里，道道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词汇。他们嘴里讲道道，做人讲道道，做事讲道道，无道道不成方圆，无道道非天地人伦。

“道道”二字影响着我，启发着我，感应着我，在我创作的长篇小说《乾坤道》里，我便蛮不讲理地安排了一个人物，他叫“道老汉”。

道老汉可是那位我在黄河乾坤湾采风时，还想要拜见的老八路？别误会，确实是他人。而且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像他一样的一群人哩。2019年9月中旬，中国作家协会推荐部分作家参与脱贫攻坚主题创作。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领到的任务是去陕北采风写作。轻车熟路，我从北京赶回西安，稍微休整，就上了陕北。期间我想起一个多月前在黄河乾坤湾给自己立下的一个约定，便

最为集中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吃得饱，穿得暖”。志丹籍的同景飞老人回忆说，他们兄弟姐妹共九人，吃不上，穿不上，前前后后饿死了几个哥哥姐姐。父母亲为了他能活下来，13岁就让他当了兵。他刚参军时年纪太小，做不了甚，就是整天整天纺线线，他可是能纺线线哩。一天纺个七两八两的棉花，一点麻哒都没有。他因此还获得了纺线线能手称号！去南泥湾开荒种地大生产，他更是一把好手。最后跟上队伍上战场，扛着枪，打胜了扶眉战役，又一直往西去，解放宝鸡，解放天水，解放兰州……甚时候都不会饿肚子，不会穿不暖！

同景飞老人家与我闲谈时，是穿了军装的，在他军装的左胸前，佩戴了几枚灿灿的军功章，这使同景飞老人家的神采雄赳赳气昂昂，很是为我敬慕。

同景飞老人家讲说他的经历时，也不失时机地要讲“道道”。

不只他要说“道道”，与他同住“八一敬老院”的老八路，老解放也要说“道道”哩……我与他们的闲谈越是深入，“道道”两个字他们说得越频繁，这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叠字的“道道”，可不是陕北人措辞时喜欢叠字叠句那么寻常，其所包含的精神力量，是可以上升到哲学与宗教层面的。

《乾坤道》的主人公道老汉呢？他是必须懂得爱，知道爱的，因为爱就是陕北地面最受人尊崇的“道道”，唯有“道道”上的爱，只有“道道”上的爱，才能活出个人样儿来。

道老汉出现在我的小说里，我倾心书写的《乾坤道》就有了灵魂。但仅有一个道老汉是不够的，我在陕北的山山水水间、沟沟峁峁上寻找陪伴道老汉的人物，我寻找到了劳九岁、池东方、柯红旗，还有罗衣扣、乔红叶、田子香他们。他们手携手、脚跟脚地走进了我的小说《乾坤道》里，使得小说一下子热闹起来。

《乾坤道》里的柯守国、古月华代表了走进陕北的第一代知青。我不能说后来的北京知青与他们有什么必然联系，但也不能说一点联系都没有。仿佛天造地设一般，在柯守国、古月华他们第一代知青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离开陕北20多年后，更为集中、更为广泛的就是响应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到陕北来的北京知青了。

北京知青无论留下或者离开，都对陕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把我

息的地方。毛泽东起草了《湘人对张敬尧私运鸦片之公愤》《湘人力争矿厂抵押》等犀利文字，经过北京的《晨报》等报刊发表或者转载以后，在全国产生影响，也让更多人聚集在了驱张运动的旗帜下。

在这里，毛泽东和湖南的学生社团、北京的辅仁学社建立了联系，发动他们参加这次驱张运动，并且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也是参加驱张斗争的积极分子。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和邓中夏以及辅仁学社在京成员，赶到南城陶然亭的慈悲庵内，共同商讨怎么样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会后他们在山门外那棵大槐树下照了一张相，这也成了毛泽东在上个世纪20年代留在北京的非常珍贵的影像。

1920年1月28日，湖南驱张运动的各界代表在毛泽东的组织和带领下，顶着寒风、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奔向了新华门，向当时的北洋政府国务院递交请愿书，请愿书的题目是“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痛陈了他“督祸湘人，罪大恶极；湘民痛苦，水深火热”的事实。喊出了“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口号，强烈要求张敬尧下台。

毛泽东和驱张运动的代表在北京先后进行了7次请愿活动，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驱张运动的强大的舆论场。在当时全国政治军事集团各种力量角力的大背景下，青年知识分子和一个强大的军阀对垒居然实现了成功逆袭，获得了空前成功，张敬尧最终被赶出了湖南。

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数次到北大红楼拜访李大钊，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创办这个学会就是要把思想启蒙和文化事业作为重点，宗旨是：要联合同盟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他们要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要求所有的会员具备以下信条：第一奋斗，第二实践，第三坚忍，第四俭朴。它的宗旨和信条毛泽东非常赞同。加入这个学会以后，积极参加了很多活动。

在北大红楼，毛泽东还读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译著，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使得青年毛泽东真正跳出了湖南的视野，站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样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来思考问题。

从此，毛泽东的职业生涯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出了第一步，也奠定了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信仰基础。

关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在1936年和斯诺长谈时说：1920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政治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些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的书籍。有三本书特别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是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是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和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的视野投向了他们，我把我的笔触也伸向了他们。

我所以选择了延川县黄河流经的乾坤湾作为我小说的根据地，是因为我听延川县的朋友说，我敬仰的知青作家史铁生在这里插队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黄河的流水，喜欢听黄河的波涛……还有路遥，可也是地地道道的延川儿孙哩！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刻画了他对曾经插队落户的陕北的满满怀念，温暖而又温馨，不见一词一句的不满，更别说怨恨与控诉了。不只史铁生这样写他插队落户陕北的情感，还有陶正、梅绍静等一批作文作诗的人。他们爱陕北，爱得深，爱得真，爱在了他们的心窝子上。

站在黄河岸边，面对着那一道巨大的乾坤湾，我还向黄河发问，是北京知青们的心肠好、重感情？还是陕北人的心肠好、重感情？滚滚滔滔的黄河没有回答我，但我听得懂黄河的心声，正如黄土高原的陕北孕育出来的信天游唱的那样：

山沟沟里磨日月，磨道里磨，/苦水水煮仁仁，/蛋蛋蛋飘起个船，/丹丹丹丹山洼洼红，/蓝花花开满坡坡蓝，/受苦人呀知道受苦人的难。

劳九岁、池东方、柯红旗，还有罗衣扣、乔红叶、田子香他们，千真万确，是来到陕北这块神奇土地上的第二代知青了。

那么第三代知青呢，他们是谁？罗乾生、罗坤生、罗川秀、柘河秀他们就是。

罗乾生赴美学成回国，投入到秀美山川工程的伟大实践中，他是专业的，也是专注的……罗坤生学习罗衣扣，立志乡村教育事业，但在罗衣扣的引导下，进入了亲生母亲田子香的团队，为实现富裕乡村的理想做着他的贡献……柘川秀、柘河秀姐妹俩在选择职业时，义无反顾地走进大学生村官行列，返乡回村，继续他们父母辈未竟的乡村建设事业。他们本来都有留城工作的机会，可他们偏偏选择了乡村，让人感到钦佩，令人感动。

一代一代又一代，黄土高原的陕北，来了三代知青，一代有一代的精彩，有一代的积淀，有一代的树立。我因此要说，这是陕北的大幸，也是三代知青的大幸，更是祖国的大幸……已故作家陈忠实先生曾经说过：“陕北自古就是一块古老神奇的土地，这里的每座山、每道沟、每一个村庄，每走一处，都有如诗的传说，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黄河有道乾坤湾，我文学的梦想，部分根植在这里了，我希望乾坤湾能够给予我更大的文学能量。